

石田魚門
今方大阪繁昌記
初編
全

特31
991



025223-001-6

特3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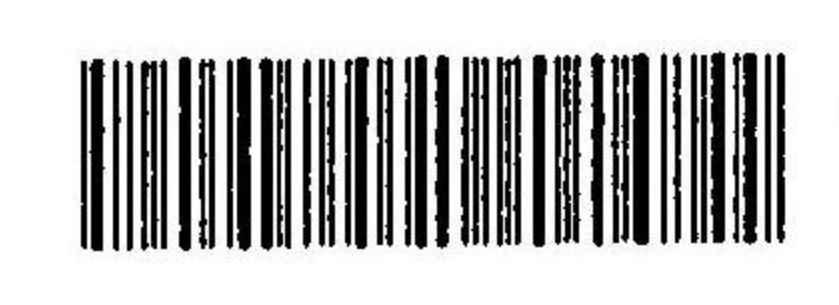
大阪繁昌記(方今)初, 2編

石田 魚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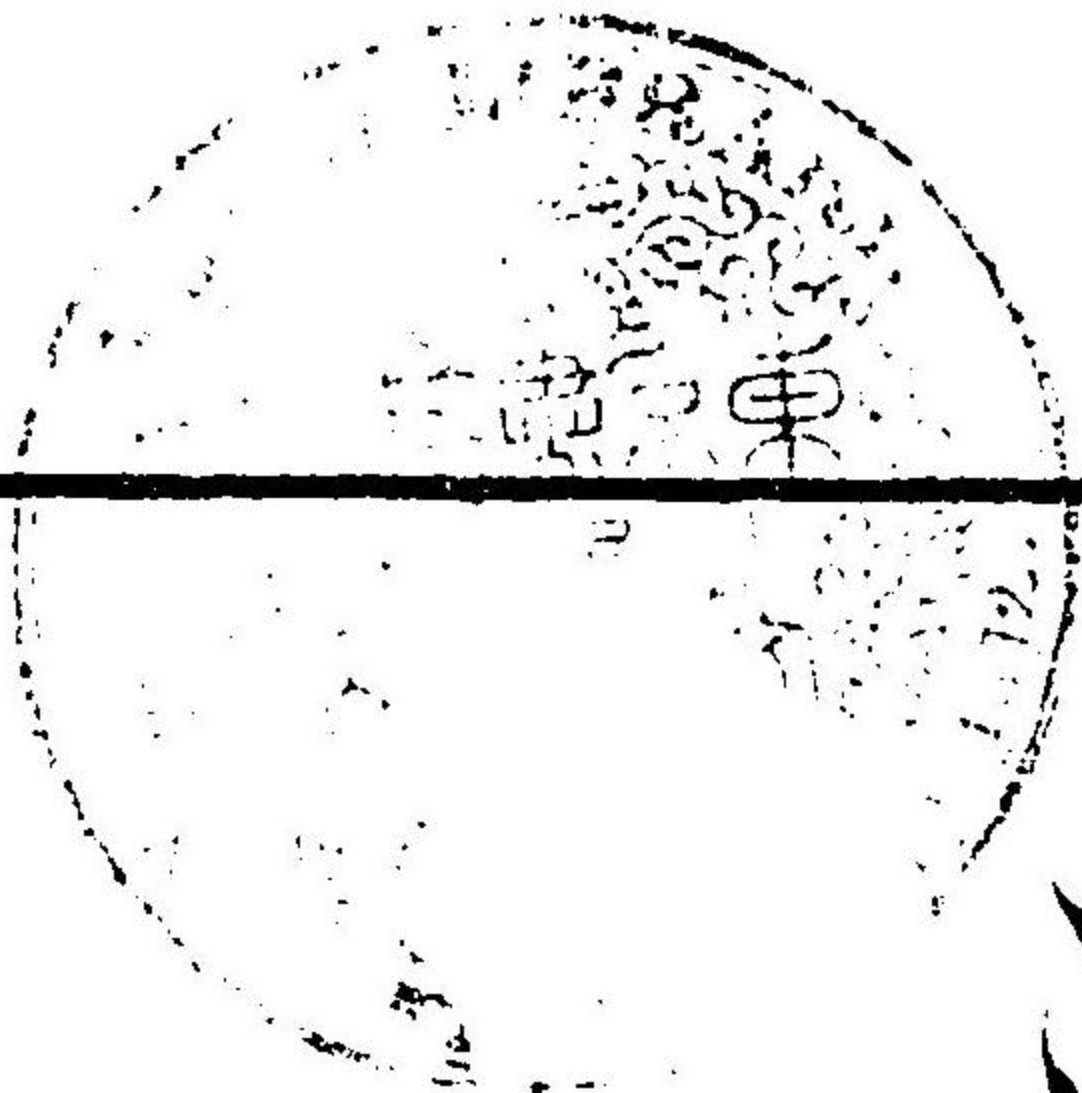
1冊

M10

ADC-2626



特31
991



石田魚
者

方大阪繁昌記

明治九年十月
版權免許

寶文堂梓

浪華子



此之如之有之

少道

之我喜之可也

之九也

大阪繁昌記

初編序

特31
991



書

浪華

東京大学図書印

此之如之有之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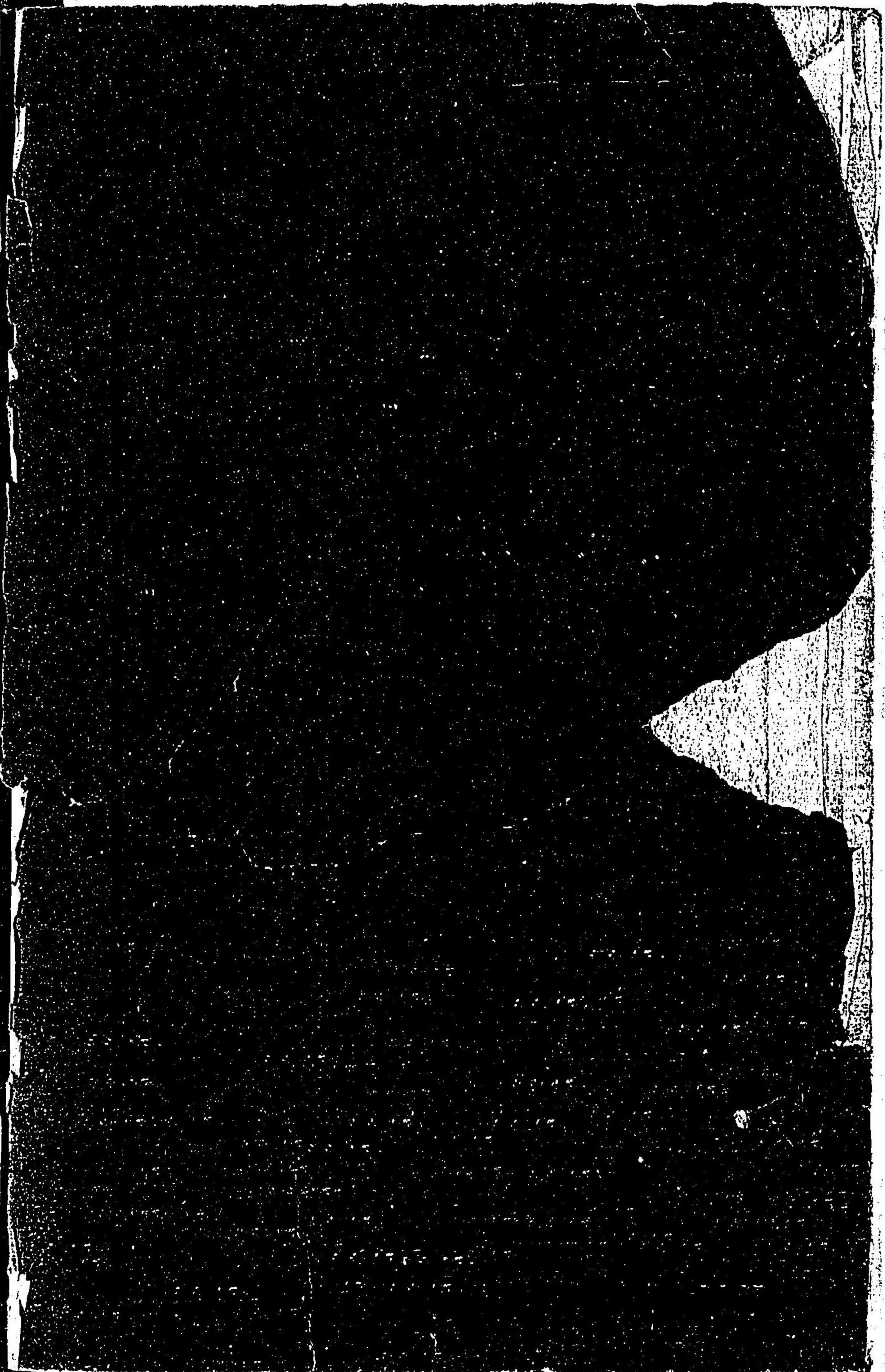
少者志之

之我其心可也

之九也海如也

大正四年四月

初編



序

野參

夫物之開寓不測之天
事之化履自然之理托
物以彰其體隨事以示
其用如收大鷄蝴蝶之

化吾特依南華所記
以明其候而已矣知必
然否今也文明之隱舍故
趨新之疾其策著的
者獨於千日寺墓地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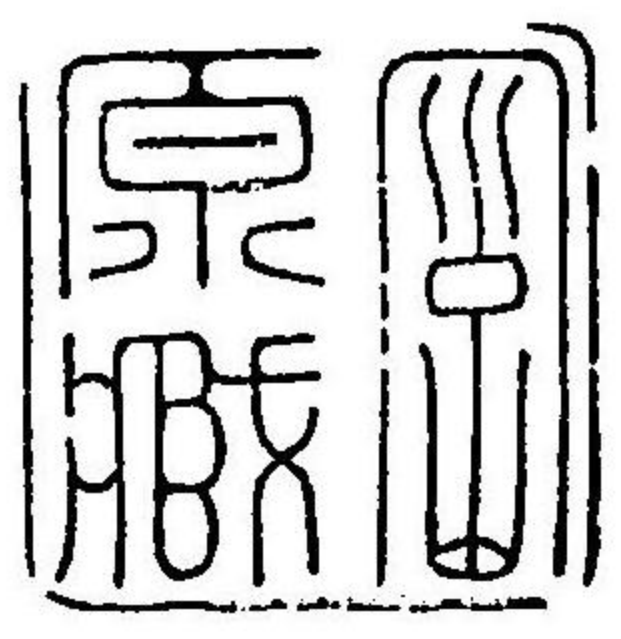
大坂繁昌記
初編序
之乎明治八年乙亥之春
官有命禁去其佛塔
墓碑也於是香香火
身滅燃紅袖梵經已絕
故猶歌寐之寞之之地

竟化成繁華行樂之
之墟嗚呼其非化之
早是以可想見矣大坂
繁昌記即時成焉
明治九年九月題於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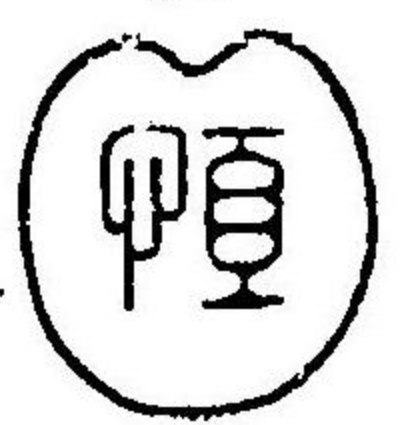
京府下礫川竹虛齋南

京府下礫川竹虛齋南
宥下

魚門老人



得可瀨恒書



今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

道頓堀

劇場

難波新地

角抵

南地狹斜

新清水

今宮

一心寺

天王寺

大坂繁昌記

初編

目錄

方大坂繁昌記初編目錄終

繁昌記初篇

魚門老人著

夫都南之土地者陽氣滿市廛幾許居廬相望高下

鱗次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初而來於此地者皆

踏々跟々躡行人狼狽焉其繁華混雜難盡於言語

也。就中道頓堀川竹之夕景色橋々之納涼都下繁

昌之魁者也難波女之潔白凝脂之肌膚穿羅綾纏

錦繡珠之鈿玉之露滴色之黑髮粧飾花之顏藝妓

媚婦伶官侏儒有送有迎芝居側之雜速混雜四時

無絕也。初春十日蛭子之群賽。天王寺之聖靈會。彼岸會。寺社開帳。住吉浦之介鹵。五月御田。水無月之車樂神輿。謂蒲團太鼓也。遊船之花炮。望月後月。鈔釣。蟬拾十夜講。蛭子講。或月每大師。巡宵藥師。宵庚申。大相撲。其餘溝側觀物。生人形。足伎藝。輕業。西洋手妻。西洋眼鏡。西洋曲馬。西洋細工之諸品。夥而難盡筆紙也。吞刀弄丸。走索。載竿之曲伎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彈話。珍禽奇獸。虎豹木鼠。針毛獸。獼猴。猫。鼠。諸鳥之戲。方今新地滿塞。千日寺之旧地。及法善寺境內。矣。說教軍談。昔噉俄狂言。皆無非勸善懲惡之諭焉。

矣。且亦方今之新店。西洋水。沸騰水。布引。冰。蜜柑。葡萄。薄荷之水。飲夥。其側肆。楊枝齒磨。已惚鏡。其外。弄物。香具之類焉。或養婦當行。寬而鬻之者多。洗髮小鬟。梳篦。淡粧。婀娜矣。衆俗皆謂江戶子也。其可擬形容也。不可擬心。唯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眸送迎也。其間雜鬻者。酒鋪。藥店。烹樓。皆莫不極音味也。以元萬為厚味隨一此混雜群中。奔逸絕塵。飛砂土而橫行者。人力車也。世上之千移萬變。使今在古者。顏路不請子之車子。亦買車而不徒行也。實以自由自在之世。太平之恩澤。是以著矣。昔相如題柱。曰不乘駟馬之車。復不渡

此橋。余復曰。不乘人力車。不渡日本橋。雖然余也。囊中無錢。如何。徒歌曰。

日本橋邊車夫業。約定忽成計。里程誰家嬌女買。健車纖手細腰甚。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重乘。輕走縱橫。儒人雖輕。却如重不重。不威學不精。學不精難乘。駟馬相如豪。放題柱。征駟馬是難人車。易雖易。轟方道路傾。試問嗟君不知否。肩輿與車孰與平。肩輿穩而催眠好。人車轟々好快行。傳聞慶長之頃。寂寞曠野之地。安井道順氏。上書請開一大街巷。以東堀之水。回西而歷堀。江出木津川。

入海。官始准其乞開關。功成而及于今。數百年矣。故名曰道頓堀焉。於是乎南方之地。起繁華。一大廓也。其繁華。鳴太平之具。五場演劇。春秋角抵。戲諸々之妓樓也。夫如妓樓者。陷奸盜。大牢獄。洗憂悶。一樂海所。閑亦大矣。拋其產業。而溺狹邪者。其咎何在。乎非彼之罪也。夫且角抵。戲雖屬於戲。蓋古人尚武勇之所由起也。就中演劇者。勸善懲惡之道。而能摸孝悌之情。扮仁愛之狀。使觀者感激奮而泣者。夫其本色也乎。余嘗謂不泣乎阿波。鳴戶。小嬢。別母之條者。復不知母子恩愛之情者也。

府下之衆人喜觀新劇。各相爭來而填場。壓街其威不可盡言語也。先開場之始有三番叟之式。式畢而後以數丈之木幕揭題其伶宦之定。或姓字者牽於劇場臺之前以賑其勾欄也。伶宦者打扮其顏而裝飾其體者擊折焉。狂言方舉造物師具方飾舞臺者擊折。鳴二院本家放歌家音曲家彈弦家相調者擊折焉。亦二於是諸伶宦出舞臺而各着其席者擊折焉。擊數鳴不定當此時白奴出幕外而詳演說伎藝之役名其音聲朗辭達稠人中而後開場是則梨園家者流之定法也云々

婦女子之好劇場者多觀憂患之場而泣涕以娛也。演劇之戲題阿波之鳴戶使婦人泣之甚也。夫其戲作之事也。阿波十郎兵衛夫婦之者欲尋紛失之劍而殘娘於其國變其姿改其名來大阪隱其身於玉造之邊而為不正之業也。伶宦為十郎兵衛後者扮其顏於淨且為阿方後者扮其脂於其顏為女容頭上戴紫色縹緞小襖阿鶴寸端者為帽子俗謂之於野郎幘子也。為小襖阿鶴後者為小伶宦也。故結其生也。

開幕造物擬功得寺門前茶店自花路數人出而為諸大師体而入門內續而尼僧妙閑妙全出而憇茶店乞茶喰飯次十郎兵衛妻於弓出而憇茶店與尼

僧等共約詣大師焉。當此時而自花路戶家之內。唱
 觀音之詠歌。而八九歲許之小嬢。十郎兵衛殘置。出
 而過茶店之邊。而曰。報謝於頃禮於是乎。於弓與尼
 僧等。皆省小嬢之美。而可愛。各與錢物。問曰。小嬢者。
 與父母為頃禮否。嬢曰。欲尋其父母。而為頃禮也。妙
 閑尼問其生國。妙全尼問其父母之名。嬢曰。國阿波
 之德島。父名十郎兵衛。母名阿弓也。十郎兵衛。於弓
 名。是以此尼僧等。雖不知阿弓開之。而驚然。傍觀
 而為似。不知者。當此時。觀者皆稱譽。阿弓之懷。容之
 好。而感動之。聲不絕也。

妙閑亦問所以尋其父母之本嬢曰。小女幼而雖不

知其事實傳聞。小女之父母。托小女於老婆而去國
 矣。小女眷戀父母切也。雖然不知其住處。而尋何之
 國乎。頃日。夙聞在大阪。是以與老婆為頃禮。而尋來
 處。嗚呼。悲哉。老婆病死於明石之旅宿矣。小女之心
 當惑焉。然依有情人之助。而華亾骸於無緣之寺。而
 後。小女獨尋父母之住處也。此時阿弓。熟視小嬢之
 在焉。驚歎言。吾嬢也乎。憚人而不得言。唯含愛情。
 為似。不知者。懷容。幾千之觀者。皆浮淚於其眼。而感
 動焉。

既而妙閑尼頻促行於阿弓。阿弓託於積氣而殘跡
 依小嬢之側。喻之曰。汝嬢雖欲尋父母。而逢之不知。

其邦處而如何乎。如斯而不逢者，勞而可無其功也。吾竊憶如汝孃之可愛者，豈遠捨置於它處乎。迨日其父與其母共往而可迎孃也。不如歸國而託其身於親族之家而待父母之到也。以實有難明者。故寄言於他事。孃曰：以觀音薩埵之功力，雖欲尋何國之端，悲乎哉。以獨步旅也。何處之旅宿，不令宿寐野卧山，亦或泊人家之軒而被打擲焉。戰々兢々，幾許乎他之兒女等亂髮者。其母結之寐，則共其寢而臥焉。小女與父母在焉。如斯可為者，是悵之也。放聲而泣涕矣。於是乎。幾千之觀者，皆感其情而不相泣者，幾希也。都婦女子

者。好觀芝居。好聞淨瑠璃之愁場。好喰薩摩芋者也。或戲女子曰：可レ見芝居乎。可レ聞愁場乎。可レ喰薩摩芋乎。波、鳴、戸之芝居也。是則以レ食之而當於辨歌觀乎。星移物換，新奇月生。伎藝歲出，芝居側之繁昌。道頓堀、川竹之混雜。難盡筆紙也。其餘惠比須橋通、南方、陽氣盛而往々有浮鋪迎遊客。進茗飲其側，肆於揚木齒粉、香具類、美婦當行竈而鬻之。營其生都謂之茶店。其婦多皆淡粧而婀娜，接行樂之人士，含艷情。雙眸送迎焉。

今茲明治八年乙亥之春，千日寺前法善寺開帳，陳赤穗義士之遺物，為靈觀也。於是乎，賽客群集焉。可

見人心感激存于今矣。然唯世俗信其詞曲戲語流
行於世上者稱之不歇焉。故余訛評其戲語惑亂其
人情者以諭其愚。

武藏守高師直故幕府旗士吉良上野鎌倉之執事

也。就足利直義之社參也。第一之役義也。殊指揮太

小名而教授例式。非博達聰明之士者焉能為之乎。

鹽治判官受師直之指揮而勤者也。然則禮法古實

之師也。非諂非阿可有其身相應之謝義也。然不及

其義者失敬也乎。師直之忿怒亦宜也。加之達其妻

之文匣於師直而與耻辱是亦不敬之至也。夫師直

於役義無瑕瑾。唯戀慕於判官之妻是師直之瑕瑾
也。雖然以文通其意以歌戲之而已。非可謂為密

會者也。或曰師直怯者也。被打傷額上不能拔刀轉

其身而逃矣。嗚呼怯也哉。余曰不然。憚勅使饗應之

席而不拔刀也。雖及如斯急迫之場焉。重君臣之義

而進退能守禮矣。故判官破肛。師直無咎。是以可考

見也。或默而退。

鹽治判官高定故幕府之蕃士播州赤德攝待於上

使者有法式。判官不知其禮也。迎上使穿時樣之長

外套第一之失禮也。上使着坐乎否命酒杯不都合

外バオリヲ套第一之失禮也。上使着坐乎否命酒杯不都合

大坂雜事 卷之七 刀編 七

之至也。於祝義之席有饗應於上使是亦禮也。然於上使之前命酒杯者無禮也乎。兼而有其用意也。且今日之上使者破肚之檢使也。可有覺悟也。且亦於上使之前而解帶脫衣是亦失禮也。臨破肚之期而曰。由良之助者未來哉。杯未練之至也。實所以武士之可耻也。款可酒與款血迷款也。

大星由良之助其實大石內藏之義人也鹽治判官沒後集忠士且夕欲復讎而蟄居於山科竊養銳氣伺時而後終復讎矣。不可耻豫讓也。雖然不可言於治世之良臣也。初主人判官蒙將軍家之令旨與大義勤大

職此乃武門之譽也。然由良之助握一國一城之權柄安居其國而可也乎。何速至鎌倉而親師直以賄賂而不願教導於主人乎。由良之助自不謂乎。主人判官短慮故也。夫短慮本癩疾而於其身者大病也。然欲使此大病人勤此大義之役者以賄賂而不願其黜擯者其事不成。其車不成其國不安穩。故由良之助自至鎌倉而計此事而不令起復讐之禍者謂治世之良臣也可也。款

由良之助丸雪之謎力彌解得甚妙也。由良之助干隔澇漢之比諭極而拙矣。劣於力彌之頓才也可言

散鹽於空中矣。

由良之助。以竹之力。放下門兒的手。甚以拙矣。此是山科之訖。住居而可也。師直之館者堅固也。以竹之力。可放下乎否。

力。弥不届者也。欲慰主人之氣。而獻鎌倉山之櫻花。甚以不審也。扇谷上館。以大竹嚴閉門戶也。然折來鎌倉山之櫻花者。越閉門而往者也乎。若此事為露頭者。主人判官之罪重罪也乎。不可有不慎也。

早野勘平。狼狽者也。故六月廿九日。黑暗也。且聚雨。然渠無目敵之炮。獲不的。獐子而的。佗人不亦宜乎。

又着岳父。以骸而不驚愕。不悲傷。老婆之疑。不亦宜乎。當此時。而何不。改其死體乎。非鉄炮。底者。不及破。肚也。若鉄炮。疵也者。對死骸。而述誤殺之意。而後為破。肚而可也乎。噫。芥九大夫者。可謂先見之人也。能察未萌。而曰。輕則流。徒重則破。肚信乎。哉。果而破。肚也。亦察其。悴定九郎之惡。後而義絕焉。果而為盜賊。而橫死焉。是復非先見之明者。焉能為義絕於一子乎。唯惜國家之。蓄害不察。未萌焉。

或人曰。鷺坂伴内。忠于其君。惜哉。為鹽治氏之臣。則出勘平之上。遠矣。余曰。何出勘平之上而已。哉。恐出。

四十七士之上乎。嗚呼忠臣哉。鷺坂氏且夕近侍於師直而不違其意。竊以妙計親九大入敵中而探大星之淵底。若有什麼動靜則飛書而達於師直之館矣。盡其心也。非他義士輩之所及也。且亦當主人師直取期之時而為忠戰焉。粉骨碎身不去其場而討死焉。嗚呼忠臣哉。

一友人難余曰。子之扁知機也乎。世人皆是之。而子獨非之。唯斥世上之人以為扁知機者何乎。魚翁曰。余非謂義士之非。誠其戲作之不善也。於義士之忠義者。余無所間然也。唯取其戲作之齟齬。其事實者

以為訛評焉也。友人曰。子獨雖訛其戲作之非。世人皆稱之不歇也。魚翁曰。稱之不歇者。共戲作之無論善不善。唯是此義士之忠節。是感歎焉也。夫子閱帳于觀物于詞曲于芝居為義士之事而無不流行也。是亦鼓舞此繁昌地而益繁々昌々。自難波新地至法善寺其寺內之兩側有玩弄物之舖肆於陶牛陶犬木猴木兔竹馬竹蛇紙虎紙鷲風車花車錦紙画遠視画摺扇團蓬不倒翁水上浮兒。堯篋覆箬梳篦花鈿髮朶釵朶小本草紙倍傳猿鳴。復讐狐獐入剪舌雀話之類。其名件夥不可畢數也。

余戲題ニ小木草紙ニ

剪舌雀話

往昔某山下有翁與媪。一日翁採薪於山。媪濯衣於川。家固畜小雀。欺其不在。出於籠而喰棚上之糊。媪歸來而怒。剪其舌。放之。翁歸看其空籠。曰。雀何之。媪曰。雀喰糊。故剪其舌而放之。翁悖然為色。曰。一小禽之微。而何責之。之酷也。我欲尋其跡。而訪雀之栖處。呼曰。剪舌之雀兒。在何處。々々々々。雀在藪中。而看翁。欣然如相迎之狀。躍々延之。而饗於藪中。飽之以酒肉。且報之以一筐。翁喜曳杖。

携筐而歸。入室而胠幣帛寶貨金銀珠玉溢於其中。翁大悅。媪自傍觀之心深羨之。於是乎媪亦效翁之行。而訪雀之栖處。雀看媪而不喜。然待之以驩意。臨歸出而匿。令以擇焉。媪性貪吝。取其重而且大者。負之歸。獲匱乃蜈蚣蜘蛛蟻群然。欲迫於媪。媪恐怖而遂就病云。

魚翁曰。初雀兒失其窠。而孤也。翁助之而畜家。啄之。餌之。數月而漸生毛羽矣。然以小過而媪剪其舌。而放之。嗚呼。翁之大慈。而媪之太酷也。以一朝之怒。而失數月之愛矣。雀報之以好。惡。

所謂餘慶餘殃。先賢之所諭。黃兒可謂有深意。千日寺埋葬地。忽變而為一大戲藝場。而供遊客之觀。後圃難波之地。一町四面之間。為金比羅社。會議所。而其賑百倍於以前矣。弄劍柔術。口技。講談。吞刀。弄丸。渡索。載竿。影伎。演史。鄉談。雜談。雜說。譚話。珍禽。奇獸。獼猴。猫鼠。諸鳥之戲。無不有焉。衆人群而如堵。牆自其隙觀之。初以一手。弄二丸。尋益一丸。而兩手。弄三丸。一丸常在空中。其及疾者。併三丸。而不任空中。不住地上。不在手裏。不在三處。亦不住一處。復益一雞卵。與一粒菽。併弄之。或以盤盂。廁之。或以杯水。

同弄之。移日未嘗有失。弄畢而後。衆人皆稱善。各投錢而去矣。

余歎曰。巧哉神乎。雖多天下之伎。其誰與渠爭能乎。傍人曰。嗚呼。惜哉。以渠之伎巧。施它事。其身安而可得多財。若是賤業。屈貧窮。而屑々者。何哉。余曰。子雖達也。知其一味。知其二。余明告子。凡天下之人。無不有業。豈唯哉。自天子以下。至庶人。其業各不同。所勞亦殊。有勞力者。有勞心者。勞心者。為君子。勞力者。為小人。是其所勞。雖殊。自我觀之。皆所以治生也。夫人心皆不同。百人百樣。千人千樣。其所向。殊方以渠。

賤業易世正業猶斷鴈脰續鳧脰也君子豈為之乎
人各有能有不能弄丸者渠所不能也賈術以爭錐刀
之利者渠所不能也今子以它人之能責渠不能者
非也乎取產語之議論以喻人衆人皆感而默

千日前撐竹柱懸蘆箔而鬻於糍糖糕胡餅包子牢

丸餃子之類也其左右之街頭酒舖羹店烹樓雜居

而待遊客之來飲而斫其鮮新供之膾炙羹臠皆莫

不極旨味也其外多少之小店皆養置鯽鯉鰻鱈之

類以待不時之需焉泥鱸團魚之羹紅鬚青鱗之鮓

鱸魚之浦燒諸色之海味諸品之素食下酒下飯之

下物徃々群鬻而鬧焉縱橫之遊客填行路塞街巷

人力車荷車太八車衝其間而殆難急行也諸邦之

遊客從此處散步而到諸處

難波新地之南北街頭一帶酒舖羹店揚弓肆烹樓

茶店詔床兒童戲數棚觀物鱗次櫛比雜錯其間雜

藝演史說話謎懸歌諱話女史詞曲或吞刀走索馳

馬珍禽奇獸追時獻新都自難波至高津之間諸々

繁榮繁華盛而鳴大都會至極之地也乎東千日前

之數棚觀物鱗次當西溝側諸々觀物生人形輕業

種物細工相對而盛七評判其南裏街有角狀戲之

常小屋。而每歲春秋諸國之力士相聚以角力開場焉。府下之富戶豪家有鑒愛之力士者。各以錦緞纒布。金錢酒肉米炭等之諸物贈之。或懸數丈之紅幟。以大書揭題其呼名。販其場焉。於土之呼名者。有以強勇壯剛之物者。或亦有以猛獸之名者。各任其好而不ニ一様也。猪名川。千田川。谷風。小野川。九紋龍。雷電。稍妻。阿武。此類也。

夫為角牴之業。不容易也。苦其筋骨。勞其心神。一朝一夕之非所能致也。雖質朴不文剛毅不撓者。教育其門弟以仁。其接人間。專節操。純直事。任俠。走人。急以義。又或其臨角牴場。向對手以禮。兩雄角力。以勇

投倒對手。以智。一無不合道也。余傳聞。攝州池田。力士猪名川者。能守道。以為其業。故作傳而日記焉。

力士猪名川傳

攝州池田有力士猪名川者。幼喪父。養於母。其為久温。沌潤孝。其骸幹偉大。強力剛勇。能擊石數百斤。而神色自若。竟以角牴而起。其身能使其母安穩也。初猪名川。欲就其業也。黎明發其鄉。日至大坂。而習其業也。大坂與池田相距五里。其往還駿捷。一時間而到。還家直至於釀酒家。而力作給資養焉。釀酒家主人憐其志。養其母於己家。欲使

猪名川。託大坂北新地。娼家某者。而學其業焉。曰。是猪名川。雖得其便。還有不適其意。竊謂吾委心於此業。而混賤業。遊惰之中。為蕩客。治人。取履。是為丈夫者之所耻也。雖然。吾不取之。履則接主人。必親取之。吾已託身於彼。而何忍袖手。而傍觀之乎。夫勞心難忍。勞力易為。吾將為易為。復飯池田。日往返大坂。如初。既比終三年。而其名聞海內。時明和八年辛卯八月。大開角牴場於堀江都下。喧傳觀者。齎至當此之時。猪名川之對手。千田川者。病卧代之。以鍊嶽鍊嶽者。關東第一之強力。而其名噪於天下矣。是以數萬之觀者。欲見其雌雄。而雜選於其場。於是兩雄角力。終投鍊嶽於場外。混於砂土。衆人皆感賞猪名川之名。遂滿天下矣。凡角牴之力士。年老者。不復上場。而總督角牴之事者。名為頭取。乃角牴之長也。猪名川既守功成身退之確言。退而為角牴之長。構居於堀江。稱藤島政右衛門。營產為大賈。畜財至鉅萬。至今江戸堀有干鱈商賈。虎屋政右衛門者。其子孫也。云々。

魚翁曰。夫猪名川者。可謂奇丈夫矣。事其母而親愛。純孝。接他人而恭敬。溫潤。混放。供無賴之徒。而

質直精悍。非與尋常角牴之輩。可同日而語者也。然後世劇部詞曲者。演猪名川之事。真假淆亂焉。是以余為作其傳。而述其實焉。

友人驚峯來原沈安評曰。力士而如此。讀書以仁義自任者。讀之能無耻乎。

府下好角牴者夥矣。與好芝居者則相反而皆強壯不屈之徒也。競來而傾都。雜遝街頭。彈壓道傍。其喧闐紛拏。殆與難波新地肆此亦繁華之一熱鬧也。其場之屋上築小棚格。以為標望。其高丈餘。其四面張布幕。以條截紙製大毬植小竿。上建棚格之左右。稱

之於梵天。以象日月。每晚一奴上棚格。擊太鼓而達諸方也。開場之始。擊之謂寄太鼓。放場之終。擊之謂果太鼓。雙機修細繫點急節。聲徹萬戶。宛轉極工者。作走珠鳴盤之妙也。

場之圍。凡三十五六間。四面。其正面有三所之出入口。在正中者謂鼠木戶。其在左右而廣者。謂大木戶。群集而出。其圍中之四方。構於二重之椽。

敷。其中央設土壇。其中以上豚十六數。作圓形。圓形之中。二間有二尺。是為定法。其四隅各樹大柱。以猩狸掩之。斜卷以霜布。紅白互露。以小幕繚。

柱之頂上謂之於水引乃自北方卷初而復至北方
而納米也故之坎坎 角抵老 謂角抵之長也壇場分力
 士於東西各座左隅而察雙方之輸贏焉右隅各置
 提水桶其柱掛截紙數片 謂之於力而掛弓矢弦之
 三品於柱頂 俗以先進者為後進者為買此
 豚之內徧播清沙行司着肩襪揭下裳持漢團扇而
 特立於壇之中央東西之呼奴 西京大坂日比綱揚白
 聲放聲表力士之稱號自東方金剛力士進出而上
 壇自西方布袋力士出而徐至柱下以水漱採力紙
 以拭吻或拭脇汗相背佝僂揮手擊兩膝頭專為試

力之狀而再蹈脚而蹲 練口壇上之登口有土行司
 擎漢團扇而稱力士之呼號雙方進出於場之中央
 而蹲當此時數萬之觀者譽發愛者曰大丈夫曰豪
 傑曰好男子曰男一匹也雙方為禮容止息窺於是
 乎行司揮配扇於兩雄睥睨之際注目良久忽掣配
 扇放一喝於是兩雄起而爭雌雄或合或放三戰四
 戰 戰 餓虎 餓 嬌龍 嬌 鳥伸 鳥 燕飛 燕 霍豕 霍 鳧沒首 鳧 四術 四 十二
 之手 一術有二十手也而互盡秘術未決勝敗全身汗
 滴而玉生煙矣行司投配扇而周旋於壇上洞視協
 四術之業乎否較有間而金剛力士投倒布袋力士

於壇上其身體以團々鴻大輾轉而墜於壇外於是
 數萬之觀者賞譽之聲與啾嘲之聲共雜而響天喪
 地暫鳴動不止也。金剛力士為自得之顏而蹲練口
 行司擊配扇稱之曰今日之勝負牴某國之住人某
 也。以弓授之於是力士為弓取之式禮
 力士之列有最手関脇小結等之目。謂之於三役
 也。褒賞最手之勝者以弓。其次以矢。又其次以弦
 也。此式皆在角牴畢之日乃行司演述角牴之由
 來源為朝之弓故事焉。

近世肉喰盛開画成楓樹牡丹花於行燈為標望而
 鬻猪鹿之肉店夥矣。賣牛肉者画桃花於行燈而可
 為標望也。放牛於桃林之野也。黑頭涅衣斷髮之人
 群來飽食喧々哈哈觀標望而曰賣鹿肉画楓樹以
 為標望者可也。賣猪肉画牡丹花以為標望者不可
 也乎。画牡丹花為標望者可賣印度獅之肉也。賣猪
 肉之標望者画菽而可乎。是乃猪與獅以和訓而誤
 也。雖然不知賣真獅肉乎否。先可嚙之。斬髮兵士五
 六輩蘭入其店而有默而嚙之者。或曰菜多而肉少
 亦曰菜而已無肉。是乃可為款獅也。
 道頓堀日本橋東樞上通高津裏阪之間尤繁花雜

還之地也。連軒販賣家肆々擲比饅頭粟染河漏酒脯鮮魚早酥戶々相對牌帷翻々矣。兩箇并側燒芋媪當泥爐書行燈曰八里半。開化一新而書十三里甘也。行人觀之曰八里半者取義於近九里也。余素知之十三里甘者余未解之也。傍人曰是乃可甘於九里四里之義也。

鬻餅娘者腰短床題其筐曰魁春堂田舍交代之兵卒。放學之日。與黃蟻集喋々評道賣梅花而魁春堂聞得賣餅而魁春堂未聞斬髮兵卒有傍而道汝不知乎官行一新僥倖之民之令而天下皆化之是以

薄俸無役之庸士。傍營高賈之業。以為生產之助。聞遠國之學士先生被廢止於其國。遠來大阪授教之暇。製餐以鬻之。曰是受業之生徒等。呼友而蟻集於甘味夥矣。才智乎哉。先生教童而賣其名高餐而得其利。其妙計先於人焉。是則魁春堂之義也。予題之詩曰。

授讀餘間餐製催。梅花何及素香開。新蒸顯々魁春玉。紅白粲然筐裡堆。

南方之極々。南方之極。突元有山曰清水。裏坂迂而表亦不峻。堂前之舞臺。架岸而起。南面。遠望豁達。使

人魂飛尾屋遮離坊巷條達有窺遠視鏡者曰近而
 黑者住吉浦之高燈籠也遠而翠者淡路嶼山也天
 保山也松島也異人館外砵立者區役所之棟梁也
 竿頭飄紅無幾星散風景優美都下魁矣春詠花夏
 納涼秋蟲聲冬積雪四時異眺望朝暮變景色風帆
 來往渾舟出沒斜陽曉靄春風暢和遠山之霞遮眼
 長堤之花惱心晴日之濃抹雨天之冷粧其勝景其
 壯觀非余拙筆可得而盡也

每歲二月彼岸之法會於天王寺專唱大念佛俗謂
 之於生靈也此日府下之士女相競觀此法會袿服

靚裝各鬪其美而市巷往來如織也率童子童女之
 群弟子者筆蹟先生誘門生也童子五六人冠者七
 八人往々詠先生之惡詩者儒先生伴門弟也各佩
 瓢酒與短冊挾往々考感天泣鬼神之和歌者國學
 宗匠後門人也荷萱容之和尚率戀童往焉了竹風
 之匠者伴青衿往焉其群俗雜速中梨園之伶官數
 人携妙妓五六人續々而至焉奢華艷曳都洛顏極
 是皆方今名優道頓堀川竹之藝妓絕品者也
 夫道頓堀川竹者柳巷巷街地日費千金尤感之至
 也九郎右衛門街頭綺羅之叢曲中青樓神媛之窟

香艷群嬌之妓女接袂風流俊俏之蕩郎比肩款來遊此廓者命人力車或亦乘猪牙舟雖異水陸頑頑齊飛者人力與猪牙也亦徒行而至者夥矣余以不從大夫之後徒行而至觀焉有迎客之來者有送客之返者其廓中之繁榮混雜難盡於言語也

日本橋相合橋太左衛門橋戎橋大黑橋往々給人力車車夫相聚而送遊客於各處府下之廣大急行之便非人力車難達其處也故諸街頭繁雜康莊往々有車夫對行人叫呼催聲促車焉乘客而急行其雄奔之疾雖繁雜群集之中巧走妙通駿足絕塵飛

車拔群東坊西廓輕走如蕩南街北巷縱橫如織五十步百步遲疾緩健皆在值之高卑是以商賈伴頭恐閉戶者托急車買駿足計程定值值之外益益又與庚而早歸矣是實開化一新之潤澤乎哉

道頓堀岸頭混浴堂有數家就中惠比須湯者廓中之巨擊者乎自蚤朝至深夜浴客群來殆不絕混雜沸湯衣帶狼藉無容脚之地矣方今一新不使男女為同浴故分畫一堂而築左男右女之浴場當兩戶間之正面而供高床伴頭座焉似賓頭盧叔孔凡誠事為偷兒左顧右省爛眼而施氣焉雖男女之入口別左

右至浴場隔板屏而隣焉。分水舟之半男女通用之也。

崇朝混雜止男湯之浴客。罕而女湯設混雜。履聲珞

々笑語啞々。左褰紅裙右抱浴衣者。畧服者正衣者

亦裂口吻使揚木者。睡起之殘粧班而亂鬢橫釵者

等數人各脫衣帶而納衣閣。相至柘榴口。浴客俯而

蹲而洗去其不潔。能潤澤其身。澡其肌。温其膚而投

於湯槽也。小娃纏翠鬟以紅綃者。五六輩皆就伴頭

求糠袋各爭先而闌入都一浴而踞外板地。澡互摩

垢洗脊而嬉笑前夕之客以隱語聒々話喋々談或

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泓波。其混雜不可謂也。橫坊声

妓新道外妾紫妙紅妹。嬰婢携兒往扶老婆至乳母

與惡婆喋々談妙與妹聒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辨

戶長是非訕伍閭長短。嘗吾新婦許我舊主法善寺

金比羅長町昆沙門併說及其靈驗。久千磨其顏飽

百別其面。雖令至於費其糠破其袋。別其厚皮放清

光何能有洗心滌之以令六根清淨者乎。湯盤銘曰

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是思之。

櫻花盛開映画樓之時。必惱蕩心。是以少年子易狂

心之徒。動誤為春雲。被誘和粉香脂膩。欲為被底之

鴛鴦也。往古曰有女郎之誠。典雞卵之角者。三十日。真九月夜之語。方今不虛也。然則方今之女郎有實乎。否。我未聞之也。古語曰。誰謂傾城無實。平并權八。小紫。殘目黑比翼塚。是此權八而已。無此小紫者。可尋常之賊徒也。乃以小紫之美名。及權八。是以其名自清遠矣。嗚呼。小紫實郎婦也。雖雜輕薄狹邪之中。其心不殺。為死以高其郎義。可歎賞也。

俚歌曰。男美麗而賞累鉅萬。曰是婦女戀々也者。仙臺候。不殺高雄也。夫高雄為情男。用氏也。守郎義。雖王候貴人被嬖。幸不破其操。不榮富貴。不羨良家。高其郎守其貞而死。是復可歎賞也。後世效顰其操。而起其名者。花扇。揚卷。尾上。浦里也。是等皆貞淑而守信。為情男。經多少之辛苦。委其身而盡其郎義。殘其美名於人口者也。其餘又有為孝養父母。一旦雖沈其身於苦海。不失其情實。而能勤終。遂情願。除其券。後良家善其終者。然至後世。而薄情之者。多皆溺狹邪之惡風。倍而飽諸淫風。自至飄蕩。動私耦。狹邪之博徒。惡漢。又梨園之美少。伶而朝奔夕匿。狂蕩誤其身者也。元來色界遊墮之徒。懷手而貪金錢。狡惡奸黠者。多而復不一樣也。慮之慮之。少年子必惑溺娼

妓之戀情而莫踣迷於狹邪之街焉。

魚門老人呻吟曰

廓中之奸媚能練熟偽情者。觀黃金郎則親愛之。務以奸計深沈其偽情之淵而陷其術中也。黃郎不知有其伎倆而終贖出其媚以為外妾然落藉僅半年或期年而使黃郎生厭心而為被放遣之計。返狹邪再汲煙華之流者廓中稱而為有妙計女軍師也。其奸黠之甚可憎也。夫少年子之惑溺女色者不知其玄謀而散財誤身終及窮窶不自勝也。嗚呼愚乎哉。實女色可惡者也不知女色之

可惡而溺狹邪者雖未嘗窮窶卒必窮窶然後知其可惡則已暮矣。故患至而救之不若豫防之之裕也。余自壯年之時飄蕩困身而後漸知五十九年之非而發此懺悔雖欲寡其過嗚呼遲乎哉。

南地之極曰今宮今宮有神曰蛭子世人平日無運脚而祈之假令雖祈之平生不被聞用故皆謂聾蛭子也。每歲一月九日十日限而與福是以輻々湊々來萃求福夥矣。其蛭子神社向尻於大阪而不顧雖不顧不仰大坂之賽錢福神欠小遣錢乎是以則未知蛭子與富於人乎。人與富於蛭子乎。是此兩日之

賽錢積如山以一日之福為一年之富矣然則先欲與之者欲求之也神之格不可測夫世人運脚者可厭乎哉。有詩曰

求富紛々賽福神。祈情多是貪心人。更違今日平生算。拋却真金買假銀。

奇妙頂禮。一心禮拜。一心念佛。一心寺。淨土淨地。精淨之庭。盛說專修念佛及圓頓菩薩之大戒。每歲一月自十九日至廿五日。僧徒大張法筵。修其忌辰。是以老若男女。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戀蜜也。於是乎本坊電厦之傍。設机床。而有開茶店之老媪。能馴參

詣之眾人。而為世事賣饅頭羊羹。粉品。糠品。以饒舌。是此數泉。雖陳紅累綠。是皆非精製物。唯老媪甜語。噉數泉。啜茶喋々。聆々。辨近隣之長短。訕已新婦評。真宗說經譽祖師功德。併說及其靈驗。可謂靈場之談叢也。是亦鼓舞寺院之繁昌者也。

四天王寺者。佛法最初之靈地。而聖德太子之開基也。當大坂府內之異方。而巍々然如擎天。幻出一奇樓者。是乃五重宝塔也。白日朗々。夕闕無障。是以熒々煌々。奪眼光。失心魂。七堂伽藍之莊嚴。龜水猫門之奇瑞。誰不仰之乎。今茲明治八乙亥之春。太子堂

再建落成焉。其靈驗之新。都人羣參。殆無虛刻。億兆
 之人。民男女。魚貫齎至。禮拜頓首。自佛而言。家內安
 全。息才延命。双親社建百年長壽。一人女子。閉眼令
 掌。曰。金簪玉鄰。連博多織帶。不日買得。復伏願小女
 所愛俳優實川延若。萬福々々。其傍蹲禮拜洋學生
 曰。余折節從洋學先生。受英吉利文典。按隊龍圖解
 之書。其稱秘訣者。其實皆如放屁者也。然立誓誣神
 近來傳此屁。叔許多之金錢。是皆紙上之空談。傲然
 欺世。欺人。今而思之。神驚汗出自知。其罪之重。傳聞
 穢悔滅罪。願佛救斯。罪科子孫繁昌。終弥勒之世。浩

太平之澤。是祈漢學生。蹲其側。禮拜曰。余幼讀儒書。
 大學中庸。徒辨異同。誠意正心。置諸度外。以此糊口。
 言行不得不齟齬。唯賣虛名。而周旋自思。是所謂書
 中之魚耳。然近世皆專窮理。而知漢學之迂遠也。如
 余之庸儒者。不被用也。冀皇太子。垂慈悲之心。而救
 余困窮。其言未畢。一僧從其傍低聲曰。貧道亦佛家
 之罪人。衆善不奉。諸惡業不滅。皇太子之面前。便知
 莫罪。可紓儒先生如何而可也乎。先生曰。我躬不閱。
 豈遑恤子乎。僧曰。雖然。為余垂憐。先生曰。道不同。不
 相為謀。和尚大息而去。

今茲明治八乙亥五月三十日皇太子運靈趾於東京而欲開靈帳也尊龜莊嚴銜德裝威萬點傘鈿衆星煌々幟竿林列繡文作記号何講何組結行排陳歸其德依其靈信仰講中爭而供物連老併幼陸續連行其欲來觀衆倍濤々翻浪飛砂捲潮混雜群集裏街湧山是非萬國輻湊之地者爭得如斯繁昌雜還乎

大阪繁昌記初編終

今方大阪繁昌記 二編 三編 目次

此編ハ西ヨリ北ニ筆ヲ始メ木津川ヨリ自由亭ノ眺望松島廓附納涼雜喉場永代濱阿弥陀池寄落語足力輕業鼠賣新町廓四ツ橋煙管安治川江子島府廳北堀江廓中樓經座大佛島元富島砂場附蕎麥○從是東成郡之部高津生菟浮瀨寺町○三編造幣寮京橋市魚天滿橋市之側天神社境内茶店西洋沸騰水店大天滿寺町大融寺露天神於初天北野天神三番菽蒸氣車堂島米市中之島裁判所杵川旧館寄場菽旧館跡大川鮎釣西京へ鏡道ニテ筆ヲ止ム四編五編ニ至テハ

東ヨリ筆ヲ起シ船場及島ノ内ノ景況ヲ記ス出版
近キニ有リ四方君子購求有テ高評ヲ仰ク

明治九年十一月廿二日 版權免許
同 十年二月 出版

定價廿錢

著者

和歌山縣平民

石田魚門

東京第四大區九小區小石川
金富町世三番地寄留

出版人

大坂府平民

大野木市兵衛

第二大區六小區心齋橋筋
壹町目七番地

